

纸之月

〔日〕角田光代



李洁
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文
景

Horizon



纸之月

田角田光代

李洁译



上海人民出版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纸之月

[日]角田光代 著 李洁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卢 茗

封面设计：张溥辉

美术编辑：高 熹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：10 字数：180,000 插页：2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6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3688-5/I·15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之月/(日)角田光代著;李洁译.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688-5

I. ①纸… II. ①角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9623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

一个人要从这世界上消失，轻而易举嘛。

抵达泰国清迈数日后，梅泽梨花不经意地有了这样的想法。

消失，并不意味着死亡，而是完美地销声匿迹。梨花一直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做到吧。一边这么以为一边却来到了这座小城。

这里不如曼谷市中心那么繁华喧嚣，城市本身规模也很小，但是游客颇多，甚至能见到许多外国游客，仿佛漫漫旅途后不经意间在此长住下来。小城中甚至还有寺院，混杂在林立的酒店、旅店、餐厅以及土特产礼品店之间。夜晚的集市有如大型庙会，无论小贩还是游客，都在耀眼的灯光中神情恍惚地四处游走。梨花身处这样的人群，既不观光也不购物，仅仅彳亍而行。

年轻的欧美情侣在路边摊物色T恤；几个像是日本人的女孩蹲在饰品店前挑选手镯和项链；中国人模样的旅游团围着大象摆件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；穿着裹裙的中年女子指着

小摊方盘里装的小菜，让伙计装到袋子里。当地的女孩手挽着手走在街上，那装束即便在涩谷一带也很自然。香料、油还有泰国米的味道，弥漫在小城里。

要论人口多少，曼谷完全占据上风，但梨花觉得，要在那个大会里销声匿迹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她在曼谷总是提心吊胆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潮湿的旅店里闭门不出。

但这座小城不同。这里比曼谷更杂乱无章，笼罩着浓郁的阴影。气温和湿度与曼谷相差无几，但被阳光染得白亮的小城里，到处都有黑影正张着大口。无论是早晨还是中午时分，小城本身，都在慵懒地等待着被夜晚包围。

在纵贯整个小城的阴影中，梨花觉得有一群既非游客也非当地居民的人，屏息驻足其间。那是旅行了太久，回不了家的人；是摄取了太多廉价毒品，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人；是无家可归的人；是迫不得已逃亡至此的人。这座小城的肮脏、杂乱和阴影，仿佛很豁达地接纳着他们，允许大家一直停留其中。

梨花夜夜在集市上徘徊。比起在旅店闭门不出，她确信这样更不会被人发现。她觉得自己也被那阴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因此，尽管自己对丝质长裙、镶嵌宝石的戒指，甚至一张明信片都提不起兴趣，但梨花依然只是望着在灯光下闪耀着润泽光芒的商品，一路徘徊。饿了就随便走进一家映入眼帘的小铺或饭馆，狼吞虎咽地吃碗汤面或者炒饭。在曼谷买的劣质T恤和

裙子，尽管一直在洗，却不知为何一天比一天脏。

在耀眼的灯光和喧嚣中走着，梨花确信自己不会被任何人找到，这让她有种想呐喊的兴奋。我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。想去哪儿就能去到哪儿。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不，不对，我想要的东西，已经全部都在自己的手心里了。

梨花想起来，不久前，自己曾有过类似的心情。她那时真的这么想过。无所畏惧。不过，现在的心情，却膨胀庞大得令往昔相形失色。梨花觉得匪夷所思。我是得到了什么，才有了这种心情？还是失去了什么，才有了这种心情？



第一章

冈崎木绵子

冈崎木绵子从早报里取出宣传单，在餐桌上摊开，对照着不同超市的宣传单，手拿红笔，比较特价商品的价格。窗户敞开，但一丝微风都没吹进来。飞舞在空气中的尘埃，因光线的强弱变化若隐若现。不知何处传来孩子的哭闹声，接着是母亲的呵斥声。

车站对面的超市金枪鱼罐头和切片面包便宜。车站这边的超市速冻食品打六折。邻镇的超市肉类全部七折优惠。先去邻镇的汤泽屋买布料，再去超市把肉一起买了，回到附近的超市买速冻食品。骑自行车转一圈的话一个小时都用不了。木绵子把装着每周花销的信封拿在手上站起身，关上窗户。

蹬着自行车，木绵子想起了梅泽梨花。不过木绵子认识的梨花，还是垣本梨花。

垣本梨花是木绵子初中、高中时的同学。说是同学却也算不上密友。连能否称为朋友也说不准。当梅泽梨花这个名字跃上报纸时，木绵子没能马上想到那就是垣本梨花。就连看到公布的模糊照片时也没想到。令木绵子在心里把梅泽梨花和垣本梨花联系到一起的，是已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打来的一通电话。

“梅泽梨花就是那个梨花哦，那个垣本梨花。”只能依稀

回忆起一个轮廓的老同学说道，“我接到小幸的电话吓了一跳，她说，没想到是那个梨花啊……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联系方式？”木绵子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于是问了这个问题。

“七年前的同学会小田你不也来了吗？喏，那次梨花也难得地来了不是吗？喂，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梨花已经染指那事了吧……真是难以置信，那次她完全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啊对吧？感觉是位挺漂亮的太太。啊，这件事先不说，那次做了大家的通讯录你忘了吗？我本来还想，也许你这个电话打不通呢……我打电话啊，不是为梨花的事，是又要开同学会了。邀请函应该不久就会寄到你那里……”

木绵子听着老同学的声音，想到的不是垣本梨花，而是自己曾叫小田木绵子，还有，住在这里已经十年了。

“我说，太让人吃惊了，竟然是那个梨花啊……”老同学似乎想引出木绵子震惊的声音，又重提此事，但木绵子只是应道“是啊”。“你的反应只有‘是啊’？”同学又说道。木绵子喃喃自语道，“这电话，我是不是也要转给谁呢？”老同学一时语塞。“真是的，又不是紧急联络。同学会上应该还会见到吧，到时候聊……”老同学说完挂断了电话。

这条新闻被播出来，是春天的事。若叶银行位于郊区的一家分行，有位四十一岁的合同工盗用了约一亿日元公款。通过老同学的一通电话，那位不知所终的犯人，和木绵子认

识的垣本梨花，终于重叠到了一起，但是重叠到一起后却愈加失去了真实感。就像一亿这个金额一样，毫无真实感。

嫌疑人梅泽梨花还未被逮捕归案。不过最近仿佛整个世界都忘记了曾有过那条新闻，电视也好，报纸也好，都只报道新消息。与那些报道对梨花的日渐淡忘相反，随着时日流逝，梨花的事在木绵子心中渐渐盘踞。

梨花也曾这样骑自行车去买特价商品吗？梨花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不久发行的女性周刊上说，梨花结婚之初是全职主妇。那时，她是否也像一般主妇那样，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？还是，因为没孩子，所以一开始就花钱花得随心所欲呢？

木绵子发现，自己不经意间总像这样想着梨花的事。

木绵子把自行车停在地下的停放处，走向食品卖场。她目不斜视地径直走向精肉柜台。去超市的话不要到处瞎逛，直奔目标货架。这是不乱花钱的窍门，木绵子最近在书店里读完的主妇杂志上这样写的。

木绵子把盒装鸡翅、猪五花还有猪肉馅放进购物筐，刻意不看其他商品货架，快步走向收银台。收银台排着长队。木绵子无意识地盯着前面那位年轻女孩的购物筐。意大利面、炒面、两种即食的意面酱汁、葡萄干面包、铜锣烧、布丁、圆葱、咖喱块、香肠，还有碗面。“这是典型的例子，”木绵子思忖，“确实，在超市里左顾右盼就会变成这样”。想是这么想，却也一闪念地想起了什么都往购物筐里放的近似于解

放的快感。

一亿元。

这一金额又浮现在脑海里。那究竟是多大一笔钱呢？木绵子的目光依然怔怔落在前面女人的购物筐里，如此思索起来。房贷可以马上全部还清。把丈夫每月一万日元的零花钱涨个五倍还有富余。能让女儿千景学她想学的钢琴，再给她买架三角钢琴，给老公换辆车，两年后让千景升学时转到私立学校，为了上私立现在送她去补习班，这样也一定还有富余。如果梅泽梨花的的确确是我所知道的那个梨花，那她究竟把那么大一笔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呢？

木绵子就读于横滨一所距川崎较近的初高中直升女子学校，学校位于田园都市线沿线，和垣本梨花在初中三年以及高二、高三都同班。因为点名簿按照五十音图排序，所以垣本梨花总在小田木绵子后面一个。

中学时起木绵子就觉得梨花的美不是那种娇艳的美，而是如新拆封的香皂般的美丽。她并不像一部分学生那样涂抹唇彩或者偷偷打耳洞，梳流行的发式，但是十几岁的梨花却有着格外引人注目的美。她成绩优秀，但又不是乏味无趣的所谓优等生，穿起毫无改动的制服，看起来依然优雅脱俗。中学时发生的欺凌事件她也从不掺和，对谁都能一视同仁，大方爽朗地搭话，连面对老师也是如此。上了高中，比起炫耀性体验的女生来，不可思议的是梨花看起来更成熟。

木绵子考上了东京市内的大学。她以为成绩比自己好的梨花一定也会上四年制大学，但梨花却进了东京某所两年制短期大学。不过，升入东京学校的同学全班还不到十个人，因此木绵子期待着借此与梨花熟络起来，但梨花读的那所短大在神奈川县边上，而木绵子就读的那所大学在东京市区的饭田桥，别说熟络了，两人甚至没在街上偶遇过。

高中毕业后，木绵子见过梨花两次。第一次是木绵子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是八十年代前半。M女子学园举办了首次同学会，虽然惴惴不安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，但木绵子还是精心打扮，去了安排在涩谷一家酒店的同学会会场。一个学年的一百六十人中，有超过一百人都参加了，是相当盛大的同学会。梨花也来了。

木绵子步入会场，环视一周，立刻就看到了梨花。梨花依然很美。并非盛装，但显得清新时尚。看起来几乎没化妆，却有让人不禁侧目的高贵。梨花看起来比其他任何同学都多了一份成熟的美。

也许和很多同学一样，木绵子也想和梨花成为朋友。不仅是朋友，而且是梨花能倾吐烦恼和不安的密友。

木绵子记得，初中高中时，也曾和梨花亲密地聊过几次。有一次是高二那年的夏令营，还有那次在冬日的露天咖啡座。并且冬日里的那天，回去时一起走到了车站。但是在木绵子看来，梨花总给人一种疏离感。无论多么亲密地聊过天，或

者有过让人产生那种错觉的时刻，她也散发着一瞬间就会倏然远离，令人难以捉摸的气场。所以，也不过就是屈指可数的几次聊天而已，木绵子不会因此主动接近梨花，两人之间也没能产生可以称之为朋友的关系。

所以，同学会上的梨花，依旧宛若新拆封的香皂般成熟的梨花，看到木绵子后向她走来，木绵子很开心，甚至心跳加速。

“好紧张，大家看起来都这么成熟。”梨花说。

“梨花你看起来也很成熟啊。”木绵子一说，梨花露齿笑了。

“那个，你有信用卡吗？”梨花唐突地问道。

“没有啊。我还是学生……”

“啊，你进的是四年制的大学呢。太厉害了。学生的话多半通不过审查吧。不过要是想办的话联系我。有种叫‘爱与地球’的卡，刷卡金额的一部分会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。我虽然反对使用信用卡，不过像这样刷着卡还能一并做公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”

梨花从小包里拿出皮制名片夹，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木绵子。名片上印有信用卡公司的名字，还印着“销售三部 垣本梨花”。木绵子直到那时才想起来，梨花上的是短大，现在已经步入社会了。

“我不是在冲什么业绩指标。只是我们学校的人都很热心公益吧？所以反正要办卡的话，办张对公益更有用处的卡，